

〈Aquella〉

她悄悄靠近了。

Claudia 將雙唇貼附在我耳畔，低聲說話：別擔心，我姐姐也是，Aquella。

如此靠近，我可以嗅到她髮間甜膩的杏桃香水，和身上溫暖的氣息。這是我們第五次見面，她的氣味、口音、表情，仍如第一次見面時那樣，模糊而明亮。

我試著理解剛剛那句話，並請她再說一次。沒聽錯，三個音節，Y—«—
—Y，A—que—lla，陰性的 that thing，女性的「那個」。

比起驚訝她說了什麼，我更訝異於自己還保持著初學時的習慣，聽到不太確定意思的西班牙文，先在腦中用注音符號確認聲音，拼上對應的西文字母，再從字母排列中攫取意義，有時透過英文，有時並不。現在我的西文程度，明明早已可以順暢地收聽馬德里電台廣播，所以每當這奇怪的語意理解流程又回來時，我便明白，這一刻我勢必相當緊張。

我轉頭看她，期待那亮粉口紅的雙唇吐出更多線索，但她正抿著嘴，好似在微笑，也似等著我回應。此刻，咖啡廳播放的輕音樂彷彿完全靜下，聽不見了。

一切都等待我回答，我是或不是，「那個」。

是或不是，最難回答。

交換學生面試那天，進場前一小時，我在洗手間的鏡子前反覆練習。Soy un estudiante diligente，我是一個勤奮的學生。不，不對，我不是 un，是 una，學生 estudiante 是陰陽性同形，但不能因此忘了，我是女生，量詞要多加一個 a，我是陰性的 una。Soy una estudiante diligente，我是一個勤奮的女學生。即使我從來都不覺得，也不願意自己是女生。

有些老師知道這狀況，同意我在課堂上用陽性自稱。但此刻是交換學生面試，面試官要聽的，是最正確標準的西班牙文。我忘了哪位老師堅持：除非去變性，不然一律使用符合生理性別的詞。

陰陽兩性擇一。

走出洗手間，多次練習後，我終於能用正常的表情，說出自己是女學生。這時耳邊遠遠近近響起，叩叩叩，轉頭發現女同學們都踩高蹺般換上高跟鞋，焦躁踱步，巍顛敲打著此刻緊繃的神經。叩，叩，一聲聲沉悶響起，男同學們換上了搭配西裝的厚皮鞋，脖子上拴著領帶。我看著自己的運動鞋和休閒襯衫，瞬間想躲回洗手間。

明知有重要場合，上一次回到家鄉屏東，我還是忘了把西裝外套帶上台北。失去了西裝外套的厚實保護，我為了服儀正式，仍必須將襯衫的每顆扣子扣好，這象徵著另一件事——我必須穿胸罩，避免激凸。忍著胸罩的壓迫、搔

癢、不適，我在預備區努力試著專心，機器般一再練習西文自我介紹：我是一個勤奮的女學生……

那所大學只有一個西語組的交換生名額。除了第一名以外，我都不是安全的。預備區的同学起身，純黑套裝窄裙顯得幹練，她擺出自信而不失禮貌的笑臉，像牆上的招生海報一樣標準。這就是面試官想看的？我自問。我也想如此自然而然地正常，為何不能和其他同學一樣？望著緊閉的面試之門，周遭吵雜的一切都聽不見了。比起緊張，更是徬徨。

彷彿早在開始之前，我就被淘汰，被排除在外了。

我問 Claudia，她的「那個」是指「哪個」？

她按開手機，螢幕亮出一張俊美笑臉，深邃圓眼和她相似，但眉宇間蘊藏著夏至豔陽一般的光與熱，耀眼而不刺目。「這是我姐姐，Soledad。她和你一樣，是那個（Aquella，她再說了一次）。嗯。Mujer homosexual。」

同性戀女人。

不知道在她的國家，有沒有更委婉的說法？但我知道，她可能只是為了讓我理解才這樣講，就像我不會在與她交談時選用「同志」一詞。

但說我是同性戀有點怪，我之前比較接近雙性戀或泛，現在已經根本放棄認同轉而當起「反認同」的酷兒了。唉，這些用中文都不一定能解釋，我於是乖乖跳入那詞彙的柵欄，作一個溫順的女同性戀，而不提我的非順性別，非二元性別。

她說及 Soledad 在聖地牙哥經營的，專屬女同性戀者的地下酒吧。我很驚訝，為何非法？她笑說：我們沒西班牙那麼進步，在智利，依法不能歧視，也不能結婚，而某些警察常找麻煩，不能算歧視吧？

「嗯，你不是要來智利當交換學生？要不要來打工？」

打工一事，讓我想起遠在屏東的母親。那時我正收拾回台北的行李，母親在旁喃喃數著，我若通過考試，這趟交換要花掉多少錢。含著愧疚，我囁嚅說，我會想辦法打工。卻沒告訴她，我其實害怕工作面試，如同害怕交換生面試。我忘了把西裝外套放進行李箱。

這下總有去處，即使那間同志酒吧本身違法。「Soledad 很強悍，她會保護你。」Claudia 擷著厚厚睫毛，一把抱住我，那力道之大，似要把滿滿信心壓入我體內。

她驕傲地展示著許多 Soledad 參加女性主義運動的照片，包括之前從智利橫掃回西班牙，再擴及全歐洲的 El violador eres tú（強暴犯就是你）的舞蹈。她們在街頭集結，Soledad 裸著胸部，只在乳頭用兩條黑膠帶貼了叉叉，我想起面試時的不適，想起我連激凸都害怕。

影片中，Soledad 配著舞蹈高歌著口號：「El patriarcado es un juez, que nos juzga por nacer.（父權是個法官，評判了我們的出生）」

此時，我產生了新的恐懼。如果到時我讓 Soledad 知道，我不同意自己是女

性，且對身體感到羞澀，她會不會覺得我服從於父權給女性身體的恥辱記號，覺得我思想不夠進步？她會願意和我並肩抗議嗎？

我沒問出口，乖乖瑟縮在「我們」一詞的柵欄裡。

面試那天，考官穩穩坐著，俯視我評判我，彷彿法官。

我要證明自己值得，如同證明自己無辜。為什麼想去這所大學？我旁徵博引各項資料與經歷。豐富的手勢是為了抑制自己伸手去安撫，背後胸罩肩帶勒出的疼癢。

滔滔談論著追尋夢想。沒說出：我想離開，現在。

「你去了，一定很受歡迎，你是亞洲人，會說西語，又很可愛。」

可愛，Claudia 用 bonita，是只能用來形容女人、小孩、物品的形容詞，轉成陽性也不能用於男人，會被視為輕蔑。但此刻是讚美，因為我是 Aquella，陰性，女性的那個。

她和我第一次當面語言交換時，頻頻道歉，因為見面前在訊息中對我用 o（陽性）而非 a（陰性）。照片太像男孩了，她說。我告訴她我不介意，日後跟我往來可以用@，是 o 又是 a，在補充講義上看過這用法。而且，我覺得自己同時是男性也是女性。

或者兩種都不是。

偏好用陽性，不是因為覺得自己是男生，只是因為陽性是預設的，和中文一樣。只有男性，或有男有女的人群叫 ellos，他們，全部女性的才叫 ellas，她們。只要加入一位男性，就得全員配合變陽性。「西文是很父權的語言，沒辦法。」第一堂課，老師無奈地回答我。

Claudia 皺著眉，沒聽進我的解釋。她說看過@，但似乎不是正式場合的用法。

「這樣用怪怪的。你不是要考試嗎？」

嗯，算了，我說的也不是標準西文啊。」

鬆開雙眉，她突然脫出笑臉。我頓了幾秒才會意，她的意思是，她說的不是正統西班牙腔的西文，是智利腔的。我感覺她那拉美式的爽朗笑聲中，藏著一絲不愉快。我趕緊接話：

我說的，也是台灣的中文啊。

不知道怎麼用西文精確表達，「華語」跟「中文」兩詞的不同。那時我們第一次見面，Claudia 笑著說：就來用怪怪的西文，交換怪怪的中文吧。

在詞彙的柵欄裡，我們試著尋找誰是核心。

「酒吧裡要用綽號，我幫你想好了。就叫，嗯，Príncipe chino，怎麼樣？」

Príncipe chino，中國王子。或者，中華王子。每當我們談到關於漢文化或華人的事物，Claudia 一律用 chino 來指稱。我說我寧可被叫 Príncipe taiwanés，台

灣王子。反正智利跟台灣都沒有王子，王子是西班牙的事，皇子是古中國的事。

陽性的國家形容詞，與該國語言的名詞同形。Claudia 順勢問，有沒有一種語言是 taiwanés？

Taiwanés，台灣語言，台語？我略遲疑地點頭。她說想聽，我只能模仿電視上的聲調，努力吐出「呷飽未」。這不是我第一次模仿「想像中的正常台語」，初到大學時，同學問我：你不是屏東人嗎？不會說台語有點怪怪的吧？

我的父母都不會說台語，他們不是閩南漢人。雖然，我國小時「母語教育」被分發在台語班。

此刻對上 Claudia 疑惑的明亮大眼，我放棄模仿，坦承：

我不會說台語，那不是我的母語。

我原以為她會用過去同學那種「你不是屏東人嗎？」的語氣問：

「你不是台灣人嗎？」

她卻輕嘆一口氣，緩緩說：「我好像有馬普切人的血統，但我一點也不懂馬普切語。」

馬普切，Mapuche。我文化課的記憶裡有相似的聲音，是指智利中南部的原住民。

「我也搞不清楚，也可能我不那麼馬普切。」馬普切（Mapuche），一詞涵蓋了許多族群，像 chino 像華人一詞，像 taiwanés 像台灣人一詞，那樣複雜。

我安靜聽著。在詞彙的柵欄裡一次次解釋，怪怪的那些，那個，仍感到疏離。

「我通常只說我是聖地牙哥人。」她父母在她年幼時移居聖地牙哥，對她來說，首都以外的故鄉總是陌生且模糊。

我告訴她我來自屏東，最南邊那個，長長一條（多像智利！）。努力把 Google 地圖中的臺灣拉大，Claudia 緊挨在我肩旁看，她很感興趣，她未接觸過。

台北以外的台灣。

讀大學後，我不是第一次擔起「介紹屏東」的責任。但我生於屏東市，度過乖巧的市區童年，之後補習班、學校、家裡三點一線，就考進了首都台北。我真的認識屏東嗎？我只能指認它「不是」什麼。

是或不是。核心以外的族群，想要確立自我，得從否認開始。

我有些寫小說的朋友，他們筆下的屏東，要不就是古早味的封閉農村，要不就是馳騁馬奎斯式魔幻寫實的熱帶荒原。但我曾每天生活的，屏東市區馬路旁，除了點綴幾棵木瓜樹或芒果樹，也不過就樓比台北矮了些，真不見什麼農村或荒原。問了才知道，他們都沒去過屏東，只是下筆時需要一個台灣偏鄉。城市以外的「那個」地方。

聽完我抱怨。Claudia 大笑起來：

就是沒去過才會用想像的啊。

咖啡廳將要打烊，我們談興未減。暮春的台北街頭，夜風微寒， Claudia 陪我走向校車站牌，想著明年將前往她的國家。在聖地牙哥住下，在 Soledad 的同志酒吧打工。

昏黃路燈下走著，想著未來，比眼前暗夜巷道更加模糊。

我將用現在的生活，交換到怎樣的新生活？
那個不同於此地的遠方，會更適合我嗎？

我總在離開。

離開熟悉的語言，離開原生的性別，離開身體與精神的「家鄉」。

我會去哪？

她注意到我思緒游離，Claudia 試著說些話，好把我拉回身旁。

「我可能不會回去，我想到中國找工作看看。」她接著玩笑似提起，當她的中國網友說她中文怪怪的時，她都說這是智利腔混台灣腔。我笑著回答，說不定日後，我得用台灣腔混智利腔的西文去別國找工作。

或許，不管到了哪裡，總會找到自己有點「怪怪的」。

「但如果妳回聖地牙哥了，我又在 Soledad 那打工，妳會來看我嗎？」

Claudia 燦爛地笑，捏出一顆大大的手指愛心：「我大概不是那個，但很想試試看喔。」

到了站牌。

我停下，揮手說再見。Claudia 上前緊緊擁抱了我，之後不同於前幾次道別，她快速地親吻了我的臉。她笑著說：覺得自己好像也有點那個了，說不定，每個人或多或少，都有點那個。

她離開後，我伸手抹去唇印，臉頰仍微熱。方才的問題，好像融化了一些。迎面的夜風中，我對自己喃喃：

總要去那親眼看一看，才有可能明白。